

後漢書集解

耿弇列傳第九弟國國子秉秉弟襲國弟子恭後漢書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耿弇字伯昭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作昭伯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曰吏二

千石自鉅鹿徙焉武帝時徙吏二千石高資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於諸陵也父況字俠游曰

明經為郎與王莽從弟伋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積康聖賢高士傳曰安丘望之

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恬淨不求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為巫醫於人間也集解惠棟曰皇甫謐高士傳望之著老子章句故老子有安邱之學扶風後為期

耿況王伋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先謙曰官本注稽作嵇

調連率王莽改上谷郡曰朔調守曰連率弇少好學習父業袁崧書曰弇少學常

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漢官儀曰歲終郡試之時講武

謂郡試騎士講武為都試後人不曉妄改為尉注所云郡字亦合

作都且講武不專在都尉何得云尉試乎都試見前書惠棟曰郡尉者郡謂太守尉謂都尉也漢官解詁都尉一人副佐太守言與太守俱受銀印部符之任爲一郡副將然俱主其武職不預民事舊時以八月都試講習其射力以備不虞皆絳衣戎服示揚威武折衝厭難也東觀記亦作郡尉見北堂書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鈔卷六十三隸東觀記續漢書皆作肆

略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況自己莽之所置懷不自安

時莽年二十一乃辭況奉奏詣更始因齎貢獻曰求自固之宜及

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興起兵邯鄲集解萬承蒼曰諸本同按成帝子下當複出一

字子舛從吏孫倉衛包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苞於道共謀曰劉子興成帝正統

捨此不歸遠行安之舛按劔曰子興弊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

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

突騎曰麟烏合之眾麟轅也音力刃反集解惠棟曰孫愐云麟車踐也王幼學音吝如摧枯折腐

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從遂亡降王郎舛道聞

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集解劉攽曰按百官志公府有門史又魯

避亦為門下史知此當作史字弇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曰定邯鄲光武笑曰

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大意指周壽昌曰因數召見加恩慰弇遺檄與

況陳上功德自嫌年少恐不見信宜自來況得檄立發至昌平見上也弇解惠棟曰袁宏紀況馳至昌平遣小子舒獻馬焉弇

因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議弇

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寵南陽上谷宛人也

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腹

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漁陽上谷北接塞垣至彼路窮如入囊也光

武指鼻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薊中亂續漢書曰弇歸主人食未已薊中擾亂上駕出南城

門頗遮絕輜重城中相掠弇既與上相失以馬與城門亭長乃得出也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弇

走昌平就況昌平縣名屬上谷郡今幽州縣故城在因說況使寇

恂東約彭寵集解惠棟曰恂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弇與景

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曰下

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二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  
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  
言二郡兵爲邯鄲來眾皆恐旣而悉詣營上謁光武見弇等說曰  
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曰爲偏將軍使還領其兵  
加況大將軍與義侯得自置偏裨弇等遂從拔邯鄲時更始徵代  
郡太守趙永而況勸永不應召令詣於光武集解先謙曰官本於  
作于考證云于字似  
衍光武遣永復郡永北還而代令張暉據城反畔乃招迎匈奴烏  
桓曰爲援助光武曰弇弟舒爲復胡將軍使擊暉破之永乃得復  
郡時五校賊二十餘萬北寇上谷況與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更  
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與  
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爲幽州牧章順爲上谷太守蔡充爲  
漁陽太守竝北之部時光武居邯鄲宮晝卧溫明殿漢趙王如意  
之殿也故基

在今洛州  
邯鄲縣內  
身入造牀下請問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

擅命於畿內集解王會汾曰諸本同按下文貴戚縱橫於都內二句相對為文畿內當作畿外諸將方征伐四方不得

云內也觀注自明貴戚縱橫於都內更始傳曰李軾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更始傳更始納萌女為天子

謂長安萬承蒼曰按貴戚謂趙萌也更始傳更始納萌女為天子夫人萌專權威福自己注但以王匡張卬當之猶未得也

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

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集解沈欽韓曰列子

說符篇孟氏之父子叩胷而讓施氏先謙曰謂以手自擊其心胷也更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數

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也音蒲莧反其敗不久公首事南

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前書曰關中所謂金城天府身以河北富饒故

以喻焉集解劉放曰河北北據按文多一北字曰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

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今

吏士死亡者多身願歸幽州益發精兵曰集其大計集解劉放曰按文多一其

字光武大悅續漢書曰光武初見弇言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

戲卿耳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更始使侍御史黃黨即封世祖為蕭

王罷兵耿弇曰今使來欲罷兵不可聽也兵一罷不可復會也上

曰國家已都長安天下大定何用兵為弇曰青徐大賊銅馬赤眉

之屬數輩輩數十萬眾皆東至海所嚮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

不久帝曰卿失言我繫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披赤心為

大王陳事上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苛刻日

久聞劉氏復興莫不欣喜望風從化如去虎口就慈母倒戟橫矢

不足喻明公首事南陽破昆陽敗百萬師今復定河北以義征

伐表善懲惡躬自克薄以待士民發號響應望風而至天下至重

公可自取無令他姓得之上曰卿若東得無為人道之弇曰此重

事不敢為人道也乃拜弇為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弇到上谷

收章順蔡充斬之漢亦誅苗曾於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

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弇常將精

騎為軍鋒輒破走之光武乘勝戰慎水上集解惠棟曰虞危急殊

死戰時軍士疲弊遂大敗奔還壁范陽數日乃振壁謂築賊亦退

去從追至容城小廣陽安次連戰破之容城縣名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道縣也廣陽國有

廣陽縣故曰小廣陽及安次縣名並在今幽州也集解官本考證  
日諸本同道縣地理志作道縣先謙曰容城今保定府容城縣治  
廣陽在今順天光武還薊復遣弁與吳漢景丹蓋延朱祐邳彤耿  
府良鄉縣西北

純劉植岑彭祭遵堅鐔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軍追賊至潞東及

平谷平谷解見再戰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於右北平無終土

垠之間無終土垠並縣名屬右北平郡無終故城在今漁陽縣土

府薊州治土垠在今平州西南垠音銀集解先謙曰無終今順天

豐潤縣東縣志十里南關城至浚靡而還浚靡縣名屬右北平故

麻集歷錢大昕曰前志續志俱作後靡賊散入遼西遼東或為烏

桓貊人所鈔擊略盡光武卽位拜弁為建威大將軍與驃騎大將

軍景丹彊弩將軍陳俊攻厭新賊於敖倉集解沈欽韓曰卽皆破

降之建武二年更封好時侯食好時美陽二縣集解洪亮吉日案

永元二年耿秉復封美陽食邑三千戶以郡國志攷之右扶風十

五城戶止萬七千三百美陽一邑戶不得獨多疑此時弁子孫已

止食好時一舊縣韓曰好時今乾州東十里好時村三年延岑自  
移故城耳沈欽韓曰好時今乾州東十里好時村  
四



武關出攻南陽下數城穰人杜弘率其眾曰從岑弇與岑等戰於

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其將士五千餘人得印綬三百杜

弘降岑與數騎遁走東陽弇從幸舂陵因見自請北收上谷兵未

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集解先謙曰豐後事詳祭遵傳還收富平獲

索東攻張步曰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四年詔弇進攻漁陽弇

曰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集解先謙曰彭寵傳寵自以與耿況俱有重功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況

輒斬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

將軍出身舉宗爲國所向陷敵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

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集解王補曰此與詔報馮異同一推心置腹處況聞弇求徵

亦不自安遣弟國入侍帝善之進封況爲隃麋侯隃麋縣名屬右扶風故城

在今隴州汧陽縣東南隃音踰集乃命弇與建義大將軍朱祐漢

解先謙曰在今鳳翔府汧陽縣東忠將軍王常等擊望都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望都縣名屬中山國堯母

慶都山在南故以名焉故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故安縣名故城  
在今易州易縣東南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世祖令耿況擊故安  
西山賊吳耐蠡符蠡上十餘營皆破之蠡上謂蠡水時征虜將軍

之上也先謙曰望都注見順紀故安注見王常傳

祭遵屯良鄉良鄉縣名屬涿郡驍騎將軍劉喜屯陽鄉陽鄉縣名屬涿郡故城在今幽州故

安縣西北集解先謙曰在今順天府固安縣西北

曰拒彭寵寵遣弟純將匈奴二千餘騎

寵自引兵數萬分爲兩道曰擊遵喜胡騎經軍都軍都縣名屬廣陽郡有軍都山

在西北今幽州昌平縣集解先謙曰今順天府昌平州西北

舒襲破其眾斬匈奴兩王寵乃退

走況復與舒攻寵取軍都五年寵死天子嘉況功使光祿大夫持

節迎況袁崧書曰使光祿大夫樊宏詔況曰惟況功大不宜監察從事邊郡寒苦不足久居其詣行在所集解先謙曰官本崧作山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集解王鳴盛曰牟平上脫舒爲二字通鑑因其誤遣弁

與吳漢擊富平獲索賊於西原集解先謙曰官本西作平是大破之降者四萬

餘人因詔弁進討張步弁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

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已度朝陽縣名屬濟南郡在朝

水之陽今朝城在濟水北有漯河在今齊州臨濟縣東集解周壽  
昌曰度即渡也前書賈誼傳猶度江河下文弇度河王霸傳護度  
皆是先謙曰朝陽今濟南府章邱縣西北黃子鴻云以水經注元  
和志寰宇記諸書考之濟水最南渭水在中河水最北今小清河  
所經自歷城東如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皆古  
濟水所行而大清河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濟水故道自  
歷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及河去則大清河兼行河深二  
河水所經蓋宋時河嘗行漯瀆及河去則大清河兼行河深二  
其小清河所行則斷為濟水故道也自與漯水合而清河之名遂  
被於漯據水經則漯水逕著縣故城南著即今濟陽而縣南有大清  
河是知大清河即漯水其水自歷城入濟陽乃近世所決非唐清  
入海之故道也濟陽之流日微故劉豫取濊水  
使東以益之其所以行者實濟水故道而志家反以濟陽之大清  
為古濟舛謬殊甚然大清河自歷城入濟陽及濱州以東入海之  
道不知決於何年意者宋熙甯時河嘗合北清河入海始開此道  
金明昌五年河復由此入海久而後去流益深廣此大清河所以  
浩浩而小清河所以屢濬屢塞也與先謙曰自來言濟漯者黃說  
最析此舛所度者漢濟河也章懷兼注唐世漯河故備錄黃說以  
資數千年水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齊州歷城縣也  
道變易之證又分兵屯祝阿祝阿今齊州縣也故城在今山  
集解惠棟曰本紀又分兵屯祝阿祝阿今齊州縣也故城在今山  
云濟南王費邑又分兵屯祝阿祝阿今齊州縣也故城在今山  
見陳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集解沈欽韓曰鍾城今濟  
俊傳

通鑑胡注鍾城在泰山郡界故曰泰山鍾城 弇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

集解惠棟曰通鑑云曰未中先謙曰齊阿縣志云本祝阿縣也縣東一里有耿濟鎮因弇渡河拔此故名見齊乘即今大清河橋口

鎮故開圍一角令其眾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

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巨里聚名也一名巨合城在今齊州全節縣東南也集解

惠棟曰續志濟南歷城縣有巨里聚水經注巨里三面有城西有深坑坑西即弇所營也沈欽韓曰齊乘巨里在歷城縣東七十里

宋改爲龍山鎮通志全節 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曰

填塞阬壑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

軍中趣修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

得亡歸歸者曰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

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

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坂爾雅曰山脊曰岡坂者曰阪 乘高合戰大

破之臨陣斬邑既而收首級曰示巨里城中城中兇懼兇恐懼聲音呼勇反

案解惠棟曰春秋傳云曹人兇懼說文兇擾恐也从人在凶下費敢悉眾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

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集解先

注見光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西安縣名屬齊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淄縣西北

武紀惠棟曰東觀記云元武將軍藍沈欽韓曰通志西安在濟南府新城縣東三里今索鎮諸郡太守合萬餘人

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畫中邑名也畫音胡麥反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有清水因名

馬集解沈欽韓曰畫邑今青州府臨淄縣西北居二城之間集解

二十里先謙曰孟子去齊宿于畫畫即畫之說日東觀記弇引軍營臨淄西安之間案臨淄即弇視西安城小而

劇也先謙曰臨淄非劇觀下文自明惠注誤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臨淄

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臨淄

其聲雖大而虛易攻弇內乃勅諸校會集解後五日攻西安藍聞

欲攻之告令軍中治攻具集解後五日攻西安藍聞

之晨夜傲守至期夜半弇勅諸將皆蓐食前書音義曰未起而蓐

日左傳蓐二十八秣馬蓐食杜注早食於牀蓐也與音義同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

曰為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

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

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集解

日東觀記西安城堅精兵二萬人攻之未可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兵

還奔臨淄并兵合執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作旬日之間是也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

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眾亡歸劇奔乃令軍中

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曰激怒步步聞大笑曰曰尤來

大彤十餘萬眾集解王鳴盛曰尤來大槓皆賊名號而耿弇傳兩處作大彤劉植伏隆傳亦然未詳先謙曰官本作

檣下同吾皆即其營而破之集解通鑑胡注即就也今大耿兵少於彼長子故

呼為又皆疲勞足可摧乎集解先謙曰官本何足摧乎乃與三弟藍弘集解先

本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重姓異名集解通鑑胡注姓諸云南正重之後號二十

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袁松書曰弇上書曰臣據臨淄深藪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飢渴欲進誘

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上是其計也 弇先出淄水

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曰盛其

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伏探齊地記曰小城內有漢景王祠集解沈欽韓曰紀要臨淄有大城又有小城

城縣志今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

為古城店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

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宮中有壞臺也東觀記作環臺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曰橫突步

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曰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

罷弇明日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

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曰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

臣子當擊牛醢酒曰待百官反欲曰賊虜遺君父邪集解王補曰不欲以賊虜

遺君父人臣之盛節也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滿

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曰待之兩傍伏兵如鳥之翼人定

時集解惠棟曰人定亥也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鉅昧水一名巨洋

水在今青州壽光縣西集解惠棟曰水經注巨洋水出朱虛縣東泰山袁宏謂之鉅昧王韶謂之巨蔑亦或曰胸彌北過劇縣西耿弇破張步於臨淄追至於是水也胡三省云味音莫葛反其字從日從末洪頤煊曰水經巨洋水注亦或曰胸彌皆一水也洋當作洋玉篇洋洋亡爾切亦彌字前書地理志引郡八九十里僵尸相屬詩河水洋洋即河水彌彌後人誤作洋字

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

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弟謂弇曰集解先謙曰官本弟作帝是昔韓信破歷下已

開基前書曰齊屯田於歷下以備韓信擊是今將軍攻祝阿已發迹

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前書曰酈食其說齊

食其縱酒罷守備韓信聞齊已降欲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

止前書通說信令擊之食其音異基也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

信也又田橫亨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前書曰齊

居海島高帝召之橫曰臣亨陛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為張步

衛尉臣恐懼不敢奉詔高帝詔酈商曰橫即至敢動者族之大司徒伏湛即

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大司徒伏湛即

補曰步時猶未降即於勞弇勅中言詔大司徒釋其怨大司徒伏湛即



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謂弇從帝幸春陵時請收上谷兵定彭寵取張豐平張步等

常曰為落落難合落落猶有疏闕也有志者事竟成也弇因復追步步奔平

壽平壽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集解沈乃肉袒負

斧鑕於軍門鑕音竹林反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

樹十二郡旗鼓東觀記曰弇凡平城陽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淄等集解先謙曰注等

下脫郡字令步兵各目郡人詣旗下眾尙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

皆罷遣歸鄉里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祝阿餘齊地悉平

振旅還京師六年西拒隗囂屯兵於漆漆縣名屬西扶風故城在今幽州新平縣也漆水在

西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屬下西八年從上隴明年與中郎將來歆分

部徇安定北地諸營保皆下之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

嘗挫折十二年況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曰國弟廣舉竝為中郎

將弇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曰為榮及況卒諡烈侯

少子霸襲況爵十三年增奔戶邑上大將軍印綬罷上音時曰列

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策集解王補曰武漢之役

馬援傳賈胡之議其信然乎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諡曰愍侯子

忠嗣忠曰騎都尉擊匈奴於天山有功忠卒子馮嗣馮卒子良嗣

一名無禁延光中尙安帝妹濮陽長公主集解惠棟曰名久位至

侍中良卒子協嗣喻麋侯霸卒子文金嗣文金卒子喜嗣喜卒子

顯嗣爲羽林左監顯卒子援嗣尙桓帝妹長社公主爲河陽太守

後曹操誅耿氏唯援孫弘存焉決錄注云援字伯緒牟平侯舒卒

子襲嗣尙顯宗女隆慮公主集解惠棟襲卒子寶嗣寶女弟爲清

河孝王妃及安帝立尊孝王母爲孝德皇后曰妃爲甘園大貴人

集解錢大昕曰安帝紀建光元年追尊皇考清河孝王曰孝德皇

皇妣左氏曰孝德皇后祖妣宋貴人曰敬隱皇后又追尊孝德皇

元妃耿氏爲甘陵大貴人此傳以孝德皇帝曰寶元舅之重使監

羽林左車騎

集解劉敞曰案百官志羽林左右監監左右騎不位合有車字官本考證曰志字監本訛作序今改正

至大將軍而附事內寵與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等譖廢皇太

子為濟陰王及排昭太尉楊震議者怨之寶弟子承襲公主爵為

林慮侯

林慮即上隆慮也至此避殤帝諱改焉

位至侍中安帝崩閭太后曰寶等阿

附壁倖共為不道策免寶及承皆貶爵為亭侯遣就國寶於道自

殺國除

決錄注曰寶字君達

大貴人數為耿氏請陽嘉三年順帝遂詔封寶

子箕牟平侯

集解劉敞曰按前此誤

為侍中曰恒為陽亭侯承為羽林

中郎將其後貴人薨大將軍梁冀從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

風有司奏奪其封承惶恐遂亡匿於穰數年冀推迹得之乃并族

其家十餘人

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執則知高祖之廟勝矣

淮陰侯韓信也史記韓信

說高祖曰項王特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也名雖霸實失天下心今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取秦人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

東三秦可傳檄而定於是漢王舉兵集解劉放曰按定三秦廟勝謂謀兵於廟而勝敵他傳贊語無單

言名者明少一耿字下文乃可言矣耳定計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弁自剋拔

全齊而無復尺寸功夫豈不懷懷思也言豈不將時之度數不足

弓相容乎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史記曰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

日不然夫將三代必敗以其殺伐多也其後受其不而耿氏累葉

弓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日殺止殺乎其獨能隆也

國字叔慮東觀記慮作憲集解先謙曰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

為黃門侍郎應對左右帝曰為能集解惠棟曰續漢書國疏敏遷

射聲校尉七年射聲官罷拜駙馬都尉父況卒國於次當嗣上疏

曰先侯愛少子霸固自陳讓有詔許焉後歷頓丘陽翟上蔡令所

在吏人稱之徵為五官中郎將是時烏桓鮮卑屢寇外境國素有

籌策數言邊事帝器之及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呼韓邪單

于款塞稱藩願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曰爲天下初定中國

空虛夷狄情僞難知不可許國獨曰臣曰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

宣帝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款塞請朝帝發所過郡二千騎迎之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令東扞鮮

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閑之警晏晚也有警急則開

門晚也萬世有安甯之策也集解劉攽曰按文多有字緣帝從其議

遂立比爲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

二十七年代馮勤爲大司馬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國官至大司農何焯曰帝紀勤以十七年自大司農

爲司徒馬當改農先謙又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屯五原

曰防逃亡永平元年卒官顯宗追思國言後遂致度遼將軍集解劉攽

曰按致當作置先左右校尉如其議焉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國

謙曰致置古同字天子器之國二子秉夢

秉字伯初有偉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

之略曰父任爲郎數上言兵事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永平十三年匈奴頻犯塞秉因上書言事也

常曰中國虛費邊陲不甯其患專在匈奴曰戰去戰

集解惠棟曰司馬法云以

戰止戰雖戰可也

盛王之道顯宗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永平中召詣省

閱問前後所上便宜方略拜謁者僕射遂見親幸每公卿會議常

引秉上殿訪曰邊事多簡帝心

集解沈欽韓曰袁宏紀載秉議云孝武時始事匈奴援引弓之類并

左祖之屬故不可得而制也漢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徙民

以充之根據未堅匈奴猶出爲寇其後羌胡分離四郡堅固居延

朔方不可傾拔虜遂失其肥饒蓄兵之地惟有西域俄復內屬呼

韓邪單于請款塞是故其勢易乘也今之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

尙未內屬北虜未有釁作臣愚以爲當先擊匈奴也伊吾亦有匈奴呼衍一

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未可先擊匈奴也匈奴輒爲亂五單于爭未

部破此復爲折其左角觀往者漢兵出匈奴輒爲亂五單于爭未

必不以五將之出故也今可先擊白山以觀其變擊匈奴未晚也

案其後竇固出酒泉擊十五年拜駙馬都尉十六年曰騎都尉秦彭爲

呼衍破白山皆如秉計

集解惠棟曰袁

副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俱伐北匈奴虜皆奔走不戰而還

集解惠棟曰袁

宏紀秉出張掖居延塞擊匈奴林王到沐樓山度莫六百里絕無水草得生口辭云匈奴林王轉北逐水草秉欲將輕騎追之都尉秦彭

止之十七年夏詔秉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師車師而還

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曰後王道

還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曰爲并力根本則

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眾

軍不得已遂進竝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餘萬頭後王

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即馳謂

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壻固尙光武女涅陽爵爲

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

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

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集解沈欽韓曰吳子論將篇備者出門如見敵遂

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東觀記曰脫帽趨抱馬

曰小兒蠻夷頭衣也丁度云曰或作帽秉將曰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

明年秋肅宗卽位拜秉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勞賜保塞羌

胡進屯酒泉置戍已校尉集解惠棟曰關寵耿恭也建初元年拜

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徵爲執金吾甚見親重帝每

巡郡國及幸宮觀秉常領禁兵宿衛左右除三子爲郎章和二年

復拜征西將軍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事并見憲傳

封秉美陽侯集解洪亮吉日蒙上章和二年之文未月著年月考水經注和帝永元元年封秉彭侯二年更封美陽知

秉定封在永元二年與竇憲冠軍侯同封也食邑三千戶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集解

日書鈔六十四引華嶠書作與士簡易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

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爲死永元二年代桓虞爲光

祿勳明年夏卒時年五十餘賜弓朱棺玉衣將作大匠穿冢假鼓

吹五營騎士三百餘人送葬諡曰桓侯集解沈欽韓曰匈奴聞秉

卒舉國號哭或至黎面流血黎卽黎字古通用也勞割也音力私反集解惠棟曰勞與劉同音力咨反



見廣雅說文云  
勞剝也劃也

長子冲嗣及竇憲敗曰秉竇氏黨國除冲官至漢

陽太守曾孫紀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敬異之稍遷少府

集解

日三輔決錄注紀字  
季行遷侍中守少府

紀曰操將篡漢建安二十三年與太醫令吉

平

氏漢有漢中太守吉恪隸法不平字相似三輔決錄又作本也

丞相司直章況見睦謀起兵誅操

集解沈欽韓曰獻帝紀及魏志止云章見況羣二字衍

不

克夷三族于時衣冠盛門坐紀罹禍滅者眾矣

夔字定公少有氣決永元初為車騎將軍竇憲假司馬北擊匈奴

轉車騎都尉

集解劉攽曰按官無車騎都尉明衍車字萬承蒼曰是時竇憲為車騎將軍故夔之官轉為車騎都尉其

後憲為大將軍夔之官又轉為大將軍左校衛車字非衍也惠棟曰袁宏紀止云騎都尉故劉云然

三年憲復出河

西曰夔為大將軍左校尉將精騎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廷

於金微山

集解沈欽韓曰金微山在喀爾喀部界內

斬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單于

與數騎脫亡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

集解官本考證曰推尋文義其字當是衍文

去塞

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乃封夔栗邑侯

栗邑縣名屬左馮翊

故城在今同州白水縣西北會北單于弟左鹿蠡王於除鞬

先謙曰今同官本栗並作栗是

自立爲單于眾八部二萬餘人來居蒲類海上遣使款塞曰夔爲

中郎將持節衛護之及竇憲敗夔亦免官奪爵土後復爲長水校

尉拜五原太守遷遼東太守元興元年貊人寇郡界夔追斬其渠

帥永初三年南單于檀反畔使夔率鮮卑及諸郡兵屯雁門與車

騎將軍何熙共擊之熙推夔爲先鋒而遣其司馬耿溥劉祉將二

千人與夔俱進到屬國故城

集解沈欽韓曰前志西河郡美稷縣屬國都尉治美稷故城在鄂爾多斯

左翼中單于遣奠鞬日逐王三千餘人遮漢兵夔自擊其左令鮮

旗東南

卑攻其右虜遂敗走追斬千餘級殺其名王六人獲穹廬車重千

餘兩馬畜生口甚眾鮮卑馬多羸病遂畔出塞夔不能獨進曰不

窮追左轉雲中太守後遷行度遼將軍事夔勇而有氣數侵陵匈

奴中郎將鄭翫

音剪

元初元年坐徵下獄已減死論笞二百建光中

復拜度遼將軍時鮮卑攻殺雲中太守成嚴圍烏桓校尉徐常於

馬城

馬城縣名屬代郡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秦始皇初築城輒崩壞其後有馬周章馳走因隨馬迹起城故以名馬集解王

會汾曰按因馬迹築城是雁門之馬邑非代郡之馬城章懷此注蓋誤記漢書注耳洪亮吉日案前志續志引搜神記太康地志等書皆以此事屬馬邑惟水經注云或以爲代之馬城當是此注所本先謙曰今宣化府懷安縣北 夔與幽州刺史

龐參救之追虜出塞而還後坐法免卒於家

恭字伯宗國弟廣之子也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十七

年冬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爲司馬與奉車都尉竇固及從

弟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曰恭爲戊己

校尉

集解何庠曰己字衍惠棟曰東觀記袁宏紀皆云恭爲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龍爲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吳仁

榮刊誤補遺亦同今疏俗本關龍下止云己校尉故何氏以恭是戊校尉衍己字也但漢雖有戊己兩校尉不應以是改恭傳本文

先謙曰御覽百九十二引屯後王部金蒲城金蒲城車師後王城 金蒲城廷也今延州蒲昌縣

漢書亦作兩戊己校尉

城是也集解沈欽韓曰注延州字誤當是庭州舊唐志西州有蒲昌縣東南有蒲類海庭州有蒲類縣元和志西州蒲昌縣本名金

蒲城車師後王庭也謁者關寵為己校尉集解先謙曰官本已上今為鎮西府奇台縣

己本是兩校尉故耿恭關寵各為一校今都為戊己校屯前王柳尉蓋流俗不知漢書以理觀之恭是戊校寵是己校也

中城柳中即今西州縣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即字柳中注見西域傳屯各置數百人恭至部移檄

烏孫示漢威德太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時所

賜公主博具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嫁與烏孫昆莫賜乘輿服御官屬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蓋後

宣帝賜以博具也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明年三月北

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

逢匈奴騎多皆為所歿匈奴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

城搏戰已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神箭其中

瘡者集解惠棟曰瘡東觀記作創必有異因發彊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

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眾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

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曰疏勒城集解通鑑胡注此疏勒城在車

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後部去長史所居五百里耿恭自後

部金蒲城移據疏勒城其後范羌又自前部交河城從山北至疏

勒迎恭審觀本末則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

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

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竿馬糞汁而飲

之竿謂壓竿也集解惠棟曰廣雅竿盛也曹憲音側白反孫恭仰

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武帝時使李廣利伐

大宛期至貳師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

士禱有頃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曰示虜東觀記

自挽龍於是令士且勿飲虜出不意曰為神明遂引去時馬耆龜

先和泥塗城并揚示之茲攻歿都護陳睦集解惠棟曰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顯宗崩

敎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眾擊走之後王夫人

先世漢人常私曰虜情告恭又給曰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

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

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

屋王

集解惠棟曰張華博物志北方五狄一曰匈奴二曰穢貊三曰密吉四曰單于五日白屋潘勗魏公九錫文曰單于白屋

請吏率職李善云白屋今鞞鞞也

妻曰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矣諸城

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

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卽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曰爲不宜

救

集解王補曰王夫之言恭所守者先帝之命所持者漢廷之節死而不易其心斯忠臣之操乎車師可不屯而恭必不可棄明

矣倫獨非人臣子與山陵無宿草忿疾而委其銜命之臣於原野怨懟君父以寄其惡怒於孤臣尙足爲天子大臣乎司徒

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

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

將何曰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

二部謂關寵及恭也

匈奴圍之歷旬不

下集解惠棟曰班固耿恭守疏勒城賦是其寡弱盡力之效也集解

王補曰袁紀此下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

倍道兼行已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

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集解惠棟曰彭

時為騎都尉副耿秉或作段彭非也段彭時為酒泉太守王補與

曰帝紀遣酒泉太守段彭救戎己校尉耿恭通鑑從之惠說非

謁者王蒙皇甫援集解通鑑胡注姓諸云宋有皇父充石宋之公

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

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前書曰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遠

故城在今西州交河縣也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駝

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東觀記曰車師會關

寵已歿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

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

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柳中至金蒲相

去干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曰爲虜來大驚羌

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

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

勒時尙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歿三月至玉門

玉門關名屬敦煌郡在今沙州臣賢案酒

泉郡又有玉門縣據東觀記

唯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中

日至敦煌明即玉門關也

集解通鑑胡注眾先以軍司馬與

爲恭已下洗沐易衣

耶將鄭眾

集解通鑑胡注眾先以軍司馬與

爲恭已下洗沐易衣

冠上疏曰耿恭曰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眾連月

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

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

宜蒙顯爵曰厲將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

集解先謙曰文選任昉奏彈曹景宗注引謝承書云胡

爽曰耿恭以甲兵守孤城於絕域疑亦同時奏恭之言於是拜爲



騎都尉呂恭司馬石修爲雒陽市丞張封爲雍營司馬軍吏范羌

爲共丞

共今衛州共城縣

餘九人皆補羽林恭母先卒及還追行喪制有

詔使五官中郎將

按東觀記馬嚴集解先謙曰官本按作據

齊牛酒釋服

奪情不令追服

明年

遷長水校尉其秋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略詔召入問狀乃

遣恭將五校士三千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恭屯枹罕數與

羌接戰明年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恭留擊諸未服者首虜千餘

人獲牛羊四萬餘頭勒姐

姐音紫又子也反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湟水又東勒且谿水注之在金城安夷

縣東南卽勒姐也

燒何羌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初恭出隴西上言

故安豐侯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鴻臚固卽其子孫

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

陽已爲威重由是大忤於防

忿恭薦竇固奪其權集解沈欽韓曰袁宏紀恭又薦臨邑劉復素好邊事

明畧卓異反以微過歸國宜令以功自效復將烏桓兵所向必克由是忤於防也

及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旨

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徵下獄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恭坐將兵不憂軍事肆心縱欲飛鷹

走狗遊戲道上虜至不敢出得詔書怨懟徵下獄

免官歸本郡卒於家

集解王補曰鮑昱訟恭節過蘇武不

爲虛美歸拜都尉賞不償勞已失旌功厲節之義復因薦固忤防下獄免官何以勸善邪

子溥爲京兆虎牙都

尉

溥音普漢官儀曰京兆虎牙都尉扶風郡比二千石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護園陵集解劉攽曰案注文言扶風郡不成

文理當云扶風都尉誤一字少一字檢百官志是時置此兩官也

元初二年擊畔羌於丁奚城

集解

沈欽韓曰明志豐州千戶所南有故丁奚城

軍敗遂歿詔拜溥子宏睦址爲郎睦字季

遇順帝初爲烏桓校尉

遇或作過

時鮮卑寇緣邊殺代郡太守睦率烏

桓及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詣遼東降自後

頻出輒克獲威振北方遷度遼將軍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安之

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尙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

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云

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爲大漢羞

蘇武武帝時使匈奴匈奴乃幽

囚武於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瑾毛并咽之數後  
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二十年乃還也

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曰至是乎

孟子曰生者我所欲義者亦我所欲也昔曹子抗質於柯盟曹子魯大

欲二者不可俱捨生而取義也夫曹剛也

齊桓公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城壞壓境君其圖

之桓公乃盡還魯相如申威於河表寇恂傳也蓋曰決一旦之負

異乎百死之地也曰為二漢當疏高爵集解先謙曰疏猶輕也言

高宥十世左傳曰晉范宣子之殺叔向之弟羊舌虎而囚叔向於

焉猶將十世宥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蛇之章

曰為歎息史記曰晉文公返國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

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也

贊曰好時經武能畫能兵往收燕卒來集漢營請間趙殿醢酒齊  
城況舒率從亦既有成國圖久策分此凶狄謂耿國議立日逐王

保塞白守北  
虜遠遁也

秉洽胡情夔單虜迹

集解先謙曰單同殫窮盡也

慊慊伯宗枯泉

飛液

耿弇列傳第九

終

後漢書十九

後漢書集解卷十九校補

耿弇傳弇少好學習父業注袁崧書曰官本崧作山松是

會薊中亂注續漢書曰官本書作志

諸將擅命於畿內集解王會汾曰至畿內當作畿外案漢以三輔為畿內長安

為都內此云畿內似即指諸將之橫暴三輔者若畿外則太泛矣且當時奉更始詔命征伐外出者本得承制封拜可無擅命之嫌

光武即是也如言擅命畿外先無以處光武立辭之體亦不應爾此弇所以專就都內畿內言也王說蓋非

聖公不能辨也注辨猶成也案說文無辨字皆當作辨說文辨治也

神傳必能辨賊義亦同注訓成非左震曰前書項籍傳使公主某事不能辨此文正用此語

光武乘勝戰慎水上集解慎本紀作順案慎當作順說詳光武紀

從進至容城小廣陽安次集解先謙曰容城今保定府容城縣治

廣陽在今順天府良鄉縣西北案安次已詳光武紀

穰人杜弘案弘字不見六書柳河東集襄陽丞趙君墓誌云曾祖曰弘安字彙補弘都歟切音旦蓋直誤認為說文弘字

弘即彈之重文从九不从几提而同之其謬甚矣觀杜弘名傳凡兩見後文耿援之孫亦名弘又張步三弟其一復作弘一傳中遂有四弘字而他處不概見也觀步弟弘官本作弘據步本傳原是弘字乃悟弘即弘之俗體唐世相沿有此字故柳集亦然也

封牟平侯集解王鳴盛曰牟平上脫舒爲二字通鑑因其誤

案王

又袁紀建武四年封況爲陰康侯舒爲牟平侯以賞取軍都之功實同在一年范著封牟平侯於況奉朝請之後乃補敘也且上言況奉朝請即以列侯奉朝請也是況陰康之封早定矣後文敘況卒少子襲爵仍書陰康侯霸而舒則直書牟平侯舒其文亦皆甚明乃宋熊方補表猶書況爲牟平烈侯誤也

遣弇與吳漢擊富平獲索賊於西原集解先謙曰官本西作平是

據錢大昭辨疑

閩本亦作平

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

上軍字官本誤作車

費敢悉眾亡歸張步

亡原誤忘據錢校改官本不誤

居二城之間集解惠棟曰

至

案臨淄卽劇也先謙曰臨淄非劇觀

下文自明惠注誤

侯康曰劇屬北海臨淄屬齊非一地卽字當屬與字之誤否則衍字今案臨淄卽在劇縣

之西實也字爲西字之譌耳侯說仍非

呂尤來大彤十餘萬眾集解王鳴盛曰尤來大槍至官本作槍下

同案光武紀別號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脰大槍尤來上別帥與大彤青犢十餘萬眾在射犬光武進擊大破之又光武

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又東觀記大彤渠帥樊重尤來渠帥樊崇是大彤卽是大彤而大槍原別爲一部尤來渠帥與大

彤渠帥本屬一家東觀記亦連文舉之則或與大槍合或又與大彤合殆不足異堅鐔傳載鐔別擊破大槍於盧奴蓋是時大

槍已不與他賊合矣官本之改作大槍當係承監本之失未見其尤王氏謂大彤見劉

植傳亦誤乃見耿純傳

羣臣大會弟謂弇曰集解先謙曰官本弟作帝是錢大昭曰弟是帝字之譌南監

本不誤案官本作帝卽依監本轉刊是本作弟乃第字於義亦通

顯卒子援嗣尙帝妹長社公主爲河陽太守注援字伯緒官至河

東太守也

錢大昭曰河陽當從注作河東



及安帝立尊孝王母爲孝德皇后集解錢大昕曰至此傳以孝德

皇后爲孝王之母誤矣

案尊孝王爲句母爲孝德皇后別爲句也錢讀益誤

使監羽林左車騎位至大將軍

案羽林左監僅比六百石而爲宿衛要官實故得藉以交通宮禁

歷九卿而致位大將軍非由羽林左監卽爲大將軍也

寶弟子承襲公主爵

錢大昭曰寶旣襲父爵則襲母隆慮公主爵者必是寶弟矣傳云寶弟子疑衍字案此

或承父已前卒也

弇決策河北集解劉攽曰至明少一耿字

錢大昭曰閩本弇上有耿字今案閩本於劉氏

所刊正之處往往臆合明係卽據劉說改補不盡可憑也

訪曰邊事多簡帝心集解沈欽韓曰袁宏紀載秉議云孝武時始

事匈奴援引弓之類

今案袁紀匈奴二字原重

并左衽之屬

屬原作類

虜遂失其

肥饒蓄兵之地

蓄原作畜

今之單于

原作今有南單于

得伊吾車師通烏孫

諸國

原作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

伊吾亦有匈奴呼衍一部

呼衍上原有南字

破

此復為折其左角原作五單于爭未必不以五將之出故也

五單于爭來必不以五將出之故也凡著述家引近儒說或從刪節若引古書則不容輕改原文此或所據袁紀本有異耳

章和二年復拜征西將軍至封秉美陽侯集解洪亮吉日至知秉

定封在永元二年案水經渭水注渭水東北至彰縣南永元二年更封彰侯耿秉

耿秉為侯國又雍水南逕美陽縣西章和二年更封彰侯耿秉

為侯國此章和二字朱趙本同作永元官本校語以為誤非也

秉封彰侯既在和帝永元初自崩竇憲即封美陽侯反在章帝章

和世章帝本以章和二年正月崩竇憲以征西將軍為憲副其拜

官必尚在章和二年求擊匈奴死秉以征西將軍為憲副其拜

永元元年大破匈奴勒石燕然憲封武陽侯秉與同功故亦封

彰侯此水經注可證者也隴侯封抗陽侯秉與同功故亦封

憲改封冠軍侯秉亦改封美陽侯洪說是矣水經注之誤為

呂夔為大將軍左校尉錢大昭曰南匈奴傳作右校尉

獲穹廬車重千餘兩案車重並見皇甫傳即輜重也

乃呂恭為戊己校尉集解何焯曰己字衍案錢大昭曰闕本不誤今

戊己校尉非此衍己字乃下脫戊字說已見光武紀校補閩本無己字乃據刊誤說刪之耳

及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注嫁與烏孫昆莫賜乘輿服御官屬

侍御數百人

注賜乘輿服御原誤賜為刺據前書正呂本不誤

斬首三千八百級

至唯餘十三人原三皆譌為王據錢校改官本不誤

呂為二漢當疏高爵集解先謙曰疏猶輕也

案史記疏布傳疏爵而貴之注引漢書

義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前書英布傳張晏說同此訓猶輕也及後單同殫兩條查底本皆非師說

鉞期王霸祭遵傳第十

祭遵從弟

後漢書二十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鉞期

集解惠棟曰鉞音兆又徒弔切孫恂云高誘注鉞讀曰葦苕之苕

字次況潁川郊人也長八

尺二寸容貌絕異矜嚴有威父猛爲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

里稱之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

漢官儀曰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

比三百石賊曹主盜賊之事

從徇薊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從平河北

時王郎檄書到薊薊中起

兵應郎光武趣駕出百姓聚觀誼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

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趣

周禮練僕掌蹕宮中之事鄭眾曰止行清道也若今警蹕說文趣與蹕同集解惠棟

曰漢舊儀云皇帝輦動稱警蹕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沈欽韓曰明統志洗馬溝在順天府城西南四十里曰下舊聞洗馬溝卽鉞期

奮戟處眾皆披靡披普及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行至信都日期

為裨將與傅寬呂晏俱屬鄧禹徇傍縣又發房子兵禹日期為能

獨拜偏將軍援兵二千人集解先謙曰官本援作授是寬晏各數百人還言其

狀光武甚善之使期別徇真定宋子攻拔樂陽橐肥樂陽縣名今恆州橐城縣也故城在縣西肥音故肥子國也漢以為縣故城在今橐城縣西南並屬真定國橐音力追反集解錢大昕曰注常

山郡下脫橐字班志本作橐城此云橐者省文也郡國志無此三縣蓋建武中併省先謙曰樂陽注見鄧禹傳橐肥音皆在今橐城縣西南並屬

正定府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兒音五期先登陷陣為馬肩汗期被創中額則是

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攝幘復戰攝猶正也集解劉攽曰按幘幘字先謙曰東觀記正作幘遂大破之王郎滅拜期虎牙大將軍乃因間說光

武曰河北之地界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為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統

危殆海內無所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眾曰順萬人思

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遂前趣耶唯天子得時稱警蹕

銅馬數十萬眾入清陽博平博平縣名屬東郡在今博州縣也集解沈欽韓曰在今東昌府博平縣西

北三期與諸將迎擊之連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所殺傷甚多

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追至館陶皆降之從擊青犢赤眉于射犬

賊襲期輜重期還擊之手殺傷數十人身被三創而戰方力力苦戰也

遂破走之光武卽位封安成侯安城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南也

本注安城作安成是注見宗室傳食邑五千戶時檀鄉五樓賊入繁陽內黃繁陽縣名

故城在今相州內黃縣東北內黃故城在西又魏郡大姓數反覆

而更始將卓京京或作原謀欲相率反鄴城帝已期爲魏郡太守行大

將軍事期發郡兵擊卓京破之斬首六百餘級京亡入山追斬其

將校數十人獲京妻子進擊繁陽內黃復斬數百級郡界清平督

盜賊李熊鄴中之豪而熊弟陸謀欲反音翻集解先謙曰官本作反音翻注在迎檀鄉下

城迎檀鄉或已告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召問熊熊叩頭首服

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爲吏儻不若爲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

陸也

必以在城中為吏不如為賊之樂即任將母往就弟

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

城西門陸不勝愧感自殺曰謝期期嗟嘆曰禮葬之而還熊故職

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建武五年行幸魏郡曰期為太中大夫從還

洛陽又拜衛尉期重於信義自為將有所降下未嘗虜掠及在朝

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帝嘗輕與期門近出

前書

武帝將出必與北地良家子期於殿門故曰期門

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

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回輿而還

集解王補曰世祖在洛陽常欲小出車駕

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甯臣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即時還車見蜀志譙周傳

十年卒

東觀記曰期疾病使使者存問加賜

醫藥甚厚其母問期當封何子期言受國家恩深常慙負如死不知當何以報國何宜封子也上甚憐之集解先謙曰期薦馮勤見

勤帝親臨襚歛贈曰衛尉安成侯印綬謚曰忠侯子丹嗣復封丹

弟統為建平侯

建平縣名屬沛郡故城在今亳州鄆縣西北一名馬頭城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作平與屬汝南也

後徙封丹葛陵侯

葛陵縣名故城在汝南故鄆陽縣也集解沈欽韓曰今汝寧府新蔡縣西北五十里以近葛陵

而名丹卒子舒嗣舒卒子羽嗣羽卒子蔡嗣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世好文法

東觀記曰祖父爲郡決曹父爲詔獄丞

父爲郡決曹

掾

漢官儀決曹主罪法事

霸亦少爲獄吏常慷慨不樂吏職其父奇之遣西

學長安漢兵起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竊不

自知量貪慕威德願充行伍光武曰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

哉

集解先謙曰言心與霸同

遂從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還休鄉里及光武爲

司隸校尉道過潁陽霸請其父願從父曰吾老矣不任軍旅汝往

勉之霸從至洛陽及光武爲大司馬曰霸爲功曹令史

集解劉攽曰按功曹

有史耳不當有令字惠棟曰霸爲光武屬歷功曹令史之職也東觀記亦同劉以爲不當有令字非

從度河北賓客

從霸者數十人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

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劔郎移檄購光武光武令

霸至市中募人將曰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

說文曰厭厭手相笑也厭



音弋支反獻音踰或音由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集解孫星衍曰說文作獻瘡並無獻字云人相笑相獻瘡亦不云手相笑瘡既不

成偏旁且字從欠許氏又必無訓爲手相笑霸慚慊而退也音達之理賢之誤明矣先謙曰官本注獻作瘡

光武卽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虘沱河

候吏還白集解惠棟曰候吏東觀記作導吏下同河水流澌澌音斯無船不可濟官屬

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霸欲如

實還報恐驚官屬雖不可渡且臨水止尙可爲阻卽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笑曰

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度堅護度也集解先謙曰注

無義疑未畢數騎而冰解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比至河流澌冰合可履馬欲僵各以囊盛沙布冰上乃渡

渡未畢數車而冰陷光武謂霸曰安吾眾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

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已加此今文尙書曰武王度盟津白魚躍入

舟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曰濟事殆天瑞也曰爲軍正集解先謙曰東觀記

謂官屬曰王霸從我勞苦前遇冰變權詞以安吏士是爵關內侯既

是天瑞也爲善不賞無以勸後卽日以霸爲軍正

至信都發兵攻拔邯鄲霸追斬王郎得其璽綬封王鄉侯從平河

北常與臧宮傅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已歛之傷者躬

親曰養之

集解劉攽曰按文脫衣可省以歛之躬親不宜復有以字

光武卽位曰霸曉兵愛士

可獨任拜爲偏將軍并將臧宮傅俊兵而曰宮俊爲騎都尉建武

二年更封富波侯

富波縣名屬汝南郡在今豫州集解沈欽韓曰在今潁州府阜陽縣南

四年秋帝

幸譙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四

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

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爲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

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

之霸曰茂兵精銳其眾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

集解周壽

昌曰馬武恃霸之援霸軍亦恃武之助故云相恃

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

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眾疲勞吾承其

弊乃可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

十人

集解惠棟曰孫愐云路姓本自帝華之後

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

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眾挑戰

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

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

不足故數挑戰曰微一切之勝

微要也一切猶權時也

今閉營休士所謂不

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集解通鑑胡注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

者也霸蓋用其言

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

茂建遁去誦曰城降五年春帝使太中大夫持節拜霸爲討虜將

軍六年屯田新安八年屯田函谷關擊滎陽中牟盜賊皆平之九

年霸與吳漢及橫野大將軍王常建義大將軍朱祐破姦將軍侯

進等五萬餘人擊盧芳將賈覽閔堪於高柳匈奴遣騎助芳漢軍

遇雨戰不利吳漢還洛陽令朱祐屯常山王常屯涿郡侯進屯漁

陽璽書拜霸上谷太守領屯兵如故捕擊胡虜無拘郡界拘猶限也明

年霸復與吳漢等四將軍六萬人出高柳擊賈覽詔霸與漁陽太

守陳訢將兵爲諸軍鋒匈奴左南將軍將數千騎救覽霸等連戰

與平城下集解先謙曰官本與作於是平城注見光武紀破之追出塞斬首數百級霸及

諸將還入鴈門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會攻盧芳將尹由於崞繁時

不剋崞及繁時皆縣名屬鴈門郡並今代州縣也有崞山焉崞音郭集解先謙曰二縣皆在今大同府渾源州西十三

年增邑戶更封向侯向縣名屬沛郡左傳曰莒人入向案今密州莒縣南又有向城集解沈欽韓曰今鳳陽府

懷遠縣東北是時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緣邊愁苦詔

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飛狐道在今蔚州飛狐縣北通城州懷戎縣即

古之飛狐口也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烏

桓大小數十百戰頗識邊事數上書言宜與匈奴結和親又陳委

輸可從溫水漕

水經注曰溫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又東過軍都縣南又東過制縣北益通以運漕也曰省

陸轉輸之勞事皆施行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霸在上谷

二十餘歲三十年定封淮陵侯

淮陵縣屬臨淮郡集解先謙曰在今泗州盱眙縣西北永平

二年曰病免後數月卒子符嗣徙封軹侯

軹縣名屬夏郡軹音大集解惠棟曰案皇后注

音伏孟康音伏先謙曰在今黃州府蘄水縣西四十里

符卒子度嗣度尚顯宗女浚義長公

主

集解先謙曰官本義作儀是

為黃門郎度卒子歆嗣

祭遵字弟孫

祭音側界反集解通鑑胡注姓諸云周公第五子祭伯其後以為氏潁川潁陽人也少

好經書家富給而遵恭儉惡衣服喪母負土起墳嘗為部吏所侵

結客殺之初縣中曰其柔也既而皆憚焉及光武破王尋等還過

潁陽遵曰縣吏數進見光武愛其容儀署為門下史從征河北為

軍市令

集解通鑑胡注從軍者非一處人故於軍中立市使相貿易置令以治之惠棟曰軍與民市價不盡一設立市令以

防強奪非於軍中立市也東觀記光武皇帝雖發師旁縣人舍中馬席薦藉皆有成貢而貴不侵民樂與官市此其證也

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

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贊之贊猶曰為刺

姦將軍集解通鑑胡注王莽置左右刺姦使督奸猾光武因以謂

諸將曰當備祭遵集解周壽昌曰說文倫猶慎也大戴記小辨篇

也言慎防之也亦作避鮑永傳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是也吾舍中兒犯法尙殺之必不私諸

卿也尋拜為偏將軍從平河北呂功封列侯建武二年春拜征虜

將軍定封潁陽侯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

軍王常騎都尉王梁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臧宮等入箕關箕關解

傳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天中關南擊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東觀記曰柏華聚

紀要柏谷在陝州靈寶縣西南朱弩中遵口洞出流血集解惠棟

舉哀掩口眾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自倍遂大破

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新城縣名屬河南郡今伊闕縣也集解

惠棟曰續志新城有鄆聚今名蠻中說

文作絲 屯結險隘為人害詔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

壁不出而厭新柏華餘賊復與滿合遂攻得霍陽聚有霍陽山故名焉俗謂之

張侯城在今汝州西南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春秋傳曰為一昔之

期襲梁及霍服虔云梁霍周南鄙也霍陽山水東北流逕霍陽聚

東世謂之華浮城遵乃分兵擊破降之明年春張滿飢困城拔生

非也在河南梁縣獲之初滿祭祀天地自云當王既執歎曰識文誤我乃斬之夷其

妻子遵引兵南擊鄧奉弟終於杜衍破之杜衍縣名屬河南南郡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西

南集解惠棟曰終一作單古字通水經注云上自宛道遵擊破

之進兵涅陽也沈欽韓曰杜衍今南陽府西南二十三里注河南

當作時涿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

連兵四年遵與朱祐及建威大將軍耿弇驍騎將軍劉喜俱擊之

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宏執豐降說文曰宏臂上也宏音古弘字集解惠士奇曰宏古

肱字肱誤為宏先謙 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曰五絲

曰官本注字作反 囊裏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

有玉璽遵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諸將皆

引還

集解王補曰劉楊造瘡楊之議以惑眾張豐寶肘石之璽以自述與夫張滿之議文誤我公孫述之八公子系十二爲期

范史皆詳著之以戒好爲符命鬼神瑞應之事者

遵受詔留屯良鄉拒彭寵因遣護軍傳

玄襲擊寵將李豪於潞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相拒歲餘數挫其鋒

黨與多降者及寵死遵進定其地六年春詔遵與建威大將軍耿

弇虎弓大將軍蓋延漢忠將軍王常捕虜將軍馬武驍騎將軍劉

歆武威將軍劉向等

集解惠棟曰王士正云劉植傳歆植之從兄口字細君與植弟喜皆繼植爲驍騎將軍封

浮陽侯向植之子嗣植爲昌城侯徙封東武陽侯歆乃向之從伯父也

從天水伐公孫述續漢書曰上幸廣陽

城門設祖道關過諸將以遵新破漁陽令最在前

師次長安時車駕亦至而隗囂不欲漢

兵土隴辭說解故

解故謂解脫事故以爲辭說

帝召諸將議皆曰可且延囂曰

月之期益封其將帥曰消散之遵曰囂挾姦久矣今若按甲引時

則使其詐謀益深而蜀警倍增固不如遂進帝從之乃遣遵爲前



行隗囂使其將王元拒隴坻遵進擊破之追至新關

集解惠棟曰時遵道病還

遣護軍王忠右部將軍朱寵隨中郎將來歛伐樹開道至略陽虢隗囂見東觀記沈欽韓曰漢時隴關亦有新故二關唐後則以大震關為故關安戎關為新關俱在隴州西新關去故關三十里及諸將到與囂戰並敗引退下隴

乃詔遵軍汧耿弇軍漆征西大將軍馮異軍枸邑大司馬吳漢等

還屯長安自是後遵數挫囂事已見馮異傳八年秋復從車駕上

隴及囂破帝東歸過汧幸遵營勞饗士卒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

黃門署名前書曰是時名倡皆集黃門武樂執于戚以舞也良猶深也或作久巢解沈欽韓曰黃門即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武樂即短簡鏡歌軍樂也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曰御蓋復令進屯隴下及

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不卻

東觀記曰時遵屯汧詔書

日將軍連年距難眾兵即卻復獨按部功勞爛然兵退無宿戒糧食不豫具今乃調度恐力不堪國家知將軍不易亦不遺力今送縑千匹以九年春卒於軍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

賜吏士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曰是重焉

或緣

作綵集解惠棟日東觀記作綵及卒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

喪所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上車駕素服往弔望城門舉音遂哭而慟

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東觀記曰上還幸城門涕泣不能已喪禮成

復親祠曰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霍光薨宣帝及上官太后親臨光喪使太中大夫任宣侍

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東觀記曰時下宣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

護喪事大司農給費博士范升上疏追稱遵曰臣聞先王崇政尊

美屏惡孔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

著錄勳臣集解惠棟曰前書樊鄴傳贊曰勤功帝籍慶流子孫又

侯籍師古云籍謂名錄頌其德美生則寵曰殊禮奏事不名入門

不趨前書曰蕭何奏事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疇等也言功臣死後子孫襲封

世世與丹書鐵券傳於無窮前書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斯誠

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曰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漢興至此二百餘年言數

百者謂以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曰至德受命先明漢道

百數之集解劉攽曰案襄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

遼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爲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

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曰加生厚亡有

曰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也卓高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賈山

上書曰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

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可謂盡禮也故臣下竭力盡死以

報其上集解惠棟曰荀子大畧篇君子大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

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于士一問一臨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

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即隴深取略陽眾兵

既退獨守衝難衛兵衝也謂吳漢耿弇等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

在吏人不知有軍言不侵擾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

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集解周壽昌曰奇衣卽禮記所謂異服也左傳龐奇無常杜注

雜色奇怪  
非常之服  
同產兄午  
曰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

曰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洛

陽問曰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論語孔子曰仁以為

後已不亦遠乎集解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集解棟曰東

先謙曰官本無注觀記作必雅歌投壺雅歌謂歌雅詩也禮記投壺經曰壺頸修七

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矢以柘若棘長二尺八寸無又建為

去其皮取其堅而重投之勝者飲不勝者以為優劣也

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集解周壽昌曰續志有五經博士祭酒

學官祭酒見劉寬傳又蘇竟傳云為博士講書祭酒注雖在軍旅

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為講書祭酒

不忘俎豆集解先謙曰東觀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

有爵死有諡爵曰殊尊卑諡曰明善惡臣愚曰為宜因遵薨論敘

眾功詳案諡法曰禮成之諡法周書之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為後

嗣法集解王補曰范升此疏後帝乃下升章曰示公卿至葬車駕

復臨贈曰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軍陳送葬容車容飾之車象生時也介士

甲士也東觀記曰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兵車軍陳送葬集解沈欽韓曰續志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中黃門尙衣

奉衣登容則容車載死諡曰成侯集解沈欽韓曰既葬車駕復臨

者衣冠所謂魂車也其墳存見夫人室家集解周壽昌曰謂帝臨存而召見之也前書嚴助傳使重臣臨存本書馬援傳援問至河

內過存伯春曹操短歌行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

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如此東觀記曰上數嗟嘆衛尉執期見上感慟對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

不已羣臣各懷慙懼也無子國除兄午官至酒泉太守從弟彤

彤字次孫早孤曰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煙火而獨在冢側每

賊過見其尙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光武初曰遵故拜彤爲黃

門侍郎常在左右及遵卒無子帝追傷之曰彤爲偃師長令近遵

墳墓四時奉祠之彤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爲第一遷襄

賁令襄賁縣名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賁音肥集解沈欽韓曰今沂州府蘭山縣西南百二十里時天下

謂微外人偏何等也待驗也爲偏何請還自效以至乃臥鼓邊亭  
戰內屬之信數級謂偏何斬匈奴送首級受賞賜  
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三十年爲  
一世言承  
化久也論語孔子曰如音過也左傳曰不  
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而一眚之故曰致感憤音過也左傳曰不  
以眚掩大德眚  
音所  
景反惜哉畏法之敝也畏法猶  
嚴法也  
贊日期啟燕門霸冰厚河祭遵好禮臨戎雅歌彤抗遼左邊庭懷  
和

魏期王霸祭遵卷第十

卷

後漢書二十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校補

饒期傳攻拔樂陽秦肥鼎注今恆州秦城縣也

案注與后紀注同據新舊唐志凡具

定秦城石邑行唐井陘靈壽諸縣章懷指為恆州縣者皆屬鎮州考鎮州原為恆州元宗天寶元年始改為常山郡肅宗乾元

元年復為恆州元和十五年肅宗崩遷穆宗諱乃改鎮州章懷時固尚為恆州也

封安成侯注安城縣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城作成是

案前志安成即續志

之安城也章懷成作城亦非字有誤

王霸傳未畢數騎而冰解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比至河流漸冰合

可履

案聚珍本東觀記作比至冰合可渡無河流漸三字惠引乃承輯本之誤

徙封軼侯注軼縣名屬江夏郡軼音大

軼官本文注均謂軼从犬音大之大讀若汰官本亦

謂犬集解惠棟曰案皇后紀注軼音伏

案伏即汰之謂已詳后紀校補惠所據本亦从犬作

軼是與官本同誤也

度尚顯宗女浚義長公主集解先謙曰官本義作儀是

謹案源古本后紀亦



作浚儀故書儀義本通作汲古本傳多作事於巨野  
儀志之儀已然當由古本相承不敢輕改非皆誤字也

祭遵傳當死無所恨官本無所字

武威將軍劉向等集解惠棟曰王士正云 至乃向之從伯父也案

亦當從光武紀作向惠氏補注本官本皆作向二錢洪沈侯周張各家皆無說則其所據本亦必皆作向可知也惟王本同作向故謂即劉植子其誤已詳吳漢傳校補

而蜀警倍增固不如遂進倍官本作備連固字為句亦通

身衣韋袴布被袴官本作袴同布被猶言布衣鹽鐵論救匱篇故公孫弘布被倪寬練袍衣若僕妾俗以為衾被非

尊美屏惡注孔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案官本無注

身無奇衣集解周壽昌曰奇衣即禮記所謂異服也左傳麗奇無

常杜注雜色奇怪非常之服案荀子非相篇今世俗之亂君卿曲之懷子莫不美麗姚治奇衣婦

飾楊注奇衣珍異之衣范升疏殆即本此若雜色奇怪非常之服本在所禁無者多矣周說非

又建為孔子立後錢大昭曰建疑當作邈案邈不能據為孔子立後其說非也前書鄒陽傳爰盜等皆建以為不

可顏注建謂立議又東平思王宇傳建欲使我輔佐天子顏注建謂立其議是建即建議史家相承有此文法

從弟彤

案彤通鑑或作彤本書南匈奴鮮卑傳亦作彤

即擊匈奴左伊秩訾部

秩原本作秩官本作秩均誤據前書匈奴傳正又本書鮮卑傳作北匈奴左伊育訾

部毛詩載育時維后稷育與為韻則知與秩亦同聲相通也

大僕吾之禦侮也注尚書大傳

傳官本誤傳

邊庭懷和

官本庭作廷